



绿叶雨

谢大光◎主编

外国经典散文名家名译

森林
一个树木之家
松树
阿尔卑斯山中的松树
郡上的南天竹
绿叶雨
种植园
白草
路旁杂草
花
与花儿攀谈
花前自愧
森林里的紫阳花
兰忙
南方的卖客
橘颂
樱桃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014035326

I16
252

绿叶雨

外国经典散文名家名译

谢大光◎主编



森林
一个树木之家
松树
阿尔卑斯山中的松树林
雨林的雨
种植园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北航

C1715266

I16

252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绿叶雨 / 谢大光主编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4.1
(外国经典散文名家名译)
ISBN 978-7-5306-6403-2

I. ①绿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散文集-世界 IV.
①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02115 号

选题策划:李家文 装帧设计:刁子勇
责任编辑:李家文 责任校对:曾玺静

出版人:李华敏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印刷: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787×1092毫米 1/32

字数:126千字 插页:3

印张:9.25

版次:2014年1月第1版

印次: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2.00元

目录

- 1 森林〔俄罗斯〕阿克萨科夫
- 14 树〔俄罗斯〕普里什文
- 20 一个树木之家(外一篇)〔法国〕列那尔
- 22 林中灌木(外一篇)〔法国〕普鲁斯特
- 25 松树(外一篇)〔法国〕克洛代尔
- 31 菩提树〔英国〕高尔斯华绥
- 36 阿尔卑斯山中的枞树林〔法国〕米什莱
- 41 会说话的树〔黎巴嫩〕艾·雷哈尼
- 44 故乡的小白桦〔俄罗斯〕阿斯塔菲耶夫
- 49 郡上的南天竹〔日本〕水上勉
- 54 墨西哥素描〔智利〕米斯特拉尔
- 62 甚至树木也在战斗〔埃及〕尤素福·伊德里斯
- 67 常春藤的叶子〔法国〕阿兰
- 70 落叶〔日本〕岛崎藤村
- 74 绿叶雨(外一篇)〔日本〕薄田泣菫
- 79 伐木抒怀〔加拿大〕休·麦克伦南
- 87 种植园〔英国〕赫德逊

- 104 追寻植物〔俄罗斯〕巴乌斯托夫斯基
- 119 草原〔俄罗斯〕邦达列夫
- 125 白草〔俄罗斯〕索洛乌辛
- 132 洎夫兰〔日本〕森鸥外
- 137 路旁杂草〔日本〕岛崎藤村
- 140 养草记〔韩国〕许世旭
- 144 吃虫植物〔美国〕艾温·蒂尔

- 158 花〔日本〕冈仓天心
- 169 与花儿攀谈〔埃及〕艾哈迈德·巴哈加特
- 171 花的智慧(外一篇)〔比利时〕梅特林克
- 188 谈花〔日本〕佐多稻子
- 194 花前自愧〔日本〕神尾久义
- 198 花之旅〔日本〕芝木好子
- 212 花儿种种〔日本〕幸田露伴
- 217 山百合〔日本〕德富芦花
- 221 森林里的紫阳花〔日本〕泉镜花
- 225 菜花〔日本〕小島烏水
- 229 巨棕池的莲〔日本〕和辻哲郎
- 237 山梨花〔日本〕檀一雄
- 240 兰忆〔日本〕陈舜臣
- 244 凌霄花〔日本〕团伊玖磨
- 248 玫瑰〔埃及〕穆罕默德·穆斯塔贾卜
- 251 菊花〔英国〕卢卡斯

- 255 牛蒡花〔俄罗斯〕列夫·托尔斯泰
- 259 南方的来客〔俄罗斯〕巴乌斯托夫斯基
- 269 四月的气息〔美国〕布罗斯
- 275 橘子〔法国〕都德
- 280 橘颂〔英国〕米尔恩
- 284 草莓〔波兰〕雅·伊瓦什凯维奇
- 287 樱桃〔阿尔巴尼亚〕米吉安尼



森 林

[俄罗斯]阿克萨科夫

所有的森林野禽大都生活在森林里,甚至有些野禽是从不会离开林子的。

我曾经讲到过水,说它是“大自然的美景”,森林也可以说是这样的。任何一个地方景致的完美都离不开水和森林,大大小小的河流和湖泊的周围总是长满了树木和灌木丛,大自然正是这样结合的,很少有例外。大自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将森林和水结合在一起。森林是水的保护神,树木使土壤免受夏日强烈的日光照射和风沙的损害;树荫底下凉爽潮湿,空气中保存了流动和不流动的水分。现在,在整个俄罗斯已经被标记过的河流在不断地减少,普遍认为是森林遭受破坏的结果。



含树脂多的树木,如松树、云杉、冷杉等聚集在一起,叫做针叶林或者赤松林。这种林木的特点在于树叶是针形的,冬天不落叶,而春天和夏初时节才渐渐地开始更换新叶;秋天的时候,树叶会更加饱满、鲜绿,因此这种树木从来都会傲然从容地迎接冬天的到来。只长松树的林子,我们管它叫做松林。其他那些秋天落叶,春天长叶的树种,例如橡树、榆树、黑杨、椴树、白桦树、山杨、赤杨等叫做阔叶林或是黑林。一些结浆果的树种也属于这里面,比如经常能长得高大粗壮的稠李和花楸。冬天落叶的各种灌木也应该列入阔叶林科中,例如荚蒾、榛树、忍冬、各类野蔷薇、五蕊柳、河柳等等。

针叶树喜欢黏稠的土壤,而松树则更喜欢沙土地,在真正的黑土地上,松树的数量少得可怜,只有在裸露着沙土和碎石的山上才能见到。我不喜欢针叶树,不喜欢那种忧郁而乏味的绿色,不喜欢针叶树下的沙土地和黏土地。这也许是因为我从小就习惯了阔叶林和肥沃的黑土地的缘故吧。阔叶树的叶子形状各异,看上去是那样的赏心悦目!在我生活了大半个世纪的奥伦堡省的一些县里,松树是极其罕见的。因此,我也就只能谈谈阔叶林了。

阔叶林大多是许多种树种混合生长在一起的,但偶尔也会见到只长有一种树种的小片树林,例如橡树林、椴树林、桦树林或者白杨树林,这些树种很普遍,在数量上要比其他树种多得多,适合做建筑用材。当各样树种混合生长在一起,组

成一大片绿色的树林时，树木看上去都是一样美丽，但若是单独比较，还是有一些树种略微逊色一些。有着白色的树干、淡绿色叶子的白桦树，枝繁叶茂，令人心旷神怡；但还有比它更好的树，那就是椴树，它体态匀称，枝叶纷披，叶子圆润，开花的时候，散发出甜蜜的气息。它的树叶颜色不很鲜亮，而是一种柔和的绿色。一直以来，椴树韧皮都被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民用来做树皮鞋。槭树也不错，它高大、挺拔、漂亮，但是在我所熟悉的奥伦堡地区却很少见到，而且也都没有长到应有的高度；高大、伟岸、有几抱粗的老橡树，可以生长几百年，小橡树却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，它的颜色是深绿色的，晦暗，没有光泽，每个叶片上有一个小开口，厚密而结实，只有这一点才能让人联想到那伟岸、挺拔、历经风雨而不衰的老橡树；山杨树无论从外形还是从内部结构来说，都是建筑用材最后选择的目标，白杨树叶随风颤动，但很少引人注意，只有到了秋天才会显示出它的魅力来，这时，它那早熟了的叶子已经呈现出金黄和深红的颜色，当其他的树木还是绿意浓浓时，这样的颜色就显得格外的鲜明，在秋天落叶时节为森林增添了许多诗意和鲜活力。

“开始生长”和“正要生长”的林子，也就是说那些幼林，看上去非常令人愉快，特别是从远处望去，树叶的绿色是那样的新鲜、生动，只是树荫很少，小树长得纤细、稠密，很难穿行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大部分树木会因拥挤而渐渐干枯，只有

那些生命力强的树木才会吸收到土壤里的营养，渐渐地纵向、横向地生长。

一行行排列紧密的高大、古老的树木巍然挺立，远远望去，黑压压的一片，但是这里所说的“古老的”不应该理解为已经衰老得没有叶子的老枯树，树木一旦到了这种程度，看上去大多是非常凄凉而忧伤的。在自然界中一切生物种类的生长都是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。一般说来，森林大都是由不同年龄的树木组成的。那些衰老的树木，在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之后，变得完全干枯了，在众多枝繁叶茂的树种中显得那样的渺小、平庸，不为人所注目。在森林里，有时你会见到一些橡树、椴树、白桦树和山杨树的巨大的树干横在地上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，这些树木长到了一定年龄，就会干枯，然后从根部开始腐烂，最终被暴风雨吹倒在地。这些树木倾倒的时候，会压弯或折断邻近正在生长的树木，后者在受到这样的打击之后，尽管看上去样子很难看，但却还能继续生长，只是树干被弯向一侧，接下来要么就地生长，要么就弯成一个漂亮的弧形生长。我们回过头来说横在地上的树干，尽管它的内部已经腐烂，但它的外形却能完好地保存很长时间，而且树皮上长满了青苔，甚至青草。有的时候，我匆匆忙忙地赶路，会不经意地碰到这样的树干——一脚踏上去，脚穿过树干径直陷进土里。于是，一团团腐烂的粉尘几秒钟内将我包围住……但是，这一点意外并不会影响人们去欣赏身

边的绿色世界,欣赏那清新、朦胧、安静的氛围。炎热的中午能看见茂密的森林,该是多么让人愉快的一件事情啊!林中纯净的空气是那样清凉、怡人,而宁静的氛围又让人心神平静,当有风吹来时,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,真是绝妙的大自然啊!森林的朦胧美给人一种神秘的、未知的印象,野兽、飞鸟和人的声音在这里也发生了变化,变得奇怪了,变得无法捉摸了。这是一个特别的世界,人们以其丰富的想象力赋予它以超自然的生命力,比如,人们常用“林妖”、“森林姑娘”来比喻森林,对于河流、湖泊中的漩涡,人们则称之为“水妖”。但是,暴风雨来临的时候,森林却可怕极了。这时,尽管地面上很安静,但树干却吱吱响着,呻吟着,干树枝噼噼啪啪不停地断裂着。一种不由自主的恐惧感袭上心头,迫使人赶紧向开阔的地方奔跑。

在森林里栖息着各种各样的漂亮的飞禽,它们叫声各异,种类繁多。细嘴松鸡悠然自得地闲聊着,花尾榛鸡吱吱叫着,丘鹑嘶哑地鸣叫求偶,鸽子发出各种咕咕的叫声,鸫啾啾地尖叫着,黄莺悦耳凄凉的叫声此起彼伏,长有花斑的布谷鸟呻吟着,羽毛各异的啄木鸟不停地敲击着树干,黑啄木鸟呼号着,松鸦、太平鸟吱吱叫着,林中的百灵、蜡嘴雀及各种各样无以计数的长着翅膀、会啁啾啼鸣的小生灵们不停地发出各种各样的叫声,充斥着整个空间,使安静的森林鲜活起来。鸟儿们在树枝上、树洞里筑巢、生蛋、哺育孩子。也正因如

此，鸟儿们的天敌貂、松鼠和嗡嗡叫的野蜜蜂也在树洞里安顿下来，不停地窥伺着鸟儿们的一举一动。在树木众多的林子里野花、野草很少，因为树木密集，枝叶挡住了光线，林子里总是阴暗的，这对于靠阳光和温度来维持生命的花、草的生长非常不利。这里最常见的是齿状蕨类，叶子又绿又密实的铃兰，茎秆细长的紫罗兰，还有一团团红彤彤的成熟了的石生悬钩子。空气中散发着潮湿的蘑菇气味，这之中气味最浓烈的，在我看来特别好闻的是卷边乳菇的气味，它们总是一簇一簇地从腐烂的树叶下面冒出头来。

在这样的阔叶林里，常常会有熊、狼、野兔、貂和松鼠出没。提到松鼠，最常见的有两种：一种毛色微白，另一种全身纯白。不知为什么人们管前一种叫做“葫芦”，后一种叫做“飞鼠”。“飞鼠”的前爪和后爪都长有一层薄薄的皮蹼，皮蹼一伸开，就可以帮助它从一棵树上跳到另一棵树上，而且跳跃的距离非常远。有一次，当“飞鼠”飞一样地跳跃时，我朝半空中开了一枪，结果竟射死了在旁边飞行的一只鸟儿。同样，林子里也有凶猛的飞禽，它们将巢就筑在粗大的枝杈上，如各种隼、鹞、白尾鸟、红脚隼等等。有些地方树木密集，难以通行，在浓密的树荫下，世代繁衍着猫头鹰、鸱和长耳朵雕鸮，它们在深夜里凄惨古怪的叫声使一贯胆大的人也胆战心惊。民间把这种叫声看作林妖在呐喊、大笑，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。



要是你有机会驾车经过绿色的小树林和气味芬芳的林
中草地,那么就有机会看见落在高处的红脚隼,在这里我要
向各位谈一谈这种鸟。假如红脚隼的窝就在附近,那么通常
它会尾随着驾车人,甚至步行的人在高空勇敢地兜着大圈
子。在飞行时,红脚隼机警地注视着下面,留心是否有小鸟从
马蹄下、人脚下惊起。一旦发现有小鸟飞出,它就会立刻闪电
般地 from 高空扑向猎物。如果那个小家伙不能及时藏身到草丛
里、树叶里或者灌木丛里的话,那红脚隼就会利用它那尖尖
的爪子抓住猎物,然后拖到窝里给孩子们分享;如果它没能
抓住猎物,它就会突然向上飞起,在空中划一个大弧形,再次
搜寻,而小鸟若是再一次飞起来或是又有一只鸟飞起来时,
红脚隼会再一次落下来。红脚隼在高空中的叫声和飞行的样
子特别像隼。有时候,会有两只稍大一点儿的红脚隼——一
雌一雄,也飞出来抓猎物,于是,这两个小家伙就会引得爱看
与不爱看的观众高兴一阵子。你的注意力会不由自主地被这
种体态不大、漂亮而又凶猛的鸟儿那迅速、矫捷的动作所吸
引,令你的内心中产生一种既愉快又吃惊的情绪。奇怪的是,
连那种最富怜悯心的人也不知为什么对红脚隼的猎物——
不幸的鸟儿无动于衷!红脚隼捕猎鸟儿的过程是多么美妙、
多么令人心动啊!以至于你会不由自主地希望我们的“猎人”
多逮一些猎物。如果一只红脚隼顺利地抓住了一只小鸟的
话,它会立即将猎物送到自己的孩子们那儿,而另一只红脚

隼会留在原地,继续在空中盘旋,等待机会。常常是两只红脚隼几乎是同时各捉到一只鸟,这时它们就会带着猎物同时飞回。但只一小会儿,必然有一只红脚隼会再次回到原地。红脚隼是一种神秘的鸟,野外长大的红脚隼捕抓量惊人,而家养的却笨拙得什么也捉不到。我曾多次尝试去训练红脚隼、猎狗、猎鸟和刚会飞的小鸟。训练非常简单,只用三四天的时间小鸟就习惯了,甚至没有肉块做诱饵,它也会飞落到我手上。只要你一吹口哨,一挥手,只要红脚隼一看见猎人或者听见猎人的哨声——红脚隼就已经落在人手上了;如果猎人没有伸出手来,那么红脚隼就会落到猎人的肩上或头上,而活的猎物它都不会捉。这一点所有的猎人都知道,但一开始我不相信,直到经过多次的实验证明完全是这么一回事儿后我才相信。用红脚隼做猎鸟去诱捕猎物的希望一个个落空后,我一般会将红脚隼放飞,久久地望着它在我的房子周围转来转去,久久地听着它似乎是“饿了”、“饿了”的凄惨的叫声。至于后来红脚隼是恢复了捕捉猎物的本能,还是饿死了——我就知道了。

春汛时,河水溢了出来,人们管水边的树林和灌木丛叫做沿河阔叶林或沿河灌木丛。这里的树木和灌木是各种各样的,大、中河流两岸一般是沙质的土壤,这里生长的树木和灌木多半是榆树、黑杨、爆竹柳或者白杨,很少见到高大粗壮的橡树。稠李、花楸、榛子树和大棵的野蔷薇总是伴着它们生

长。在春天开花季节，周围会散发出刺鼻的香味。榆树长得不是很高，但很粗壮，波状纹理的树桩的圆周一般可达三俄丈长。它长得美丽而枝叶扶疏，椭圆形的，仿佛是轧上花纹的树叶子呈现出晦暗的浓重的绿色，非常美丽。但黑杨则不同，它长得特别高大、雄伟、枝繁叶茂；它那淡绿色的叶子很像山杨树的叶子，微风过处，细茎上的叶片晃动不止；它的树皮很厚却很轻柔，里面呈红色，可以用来制作各种小工艺品，更常用来编织渔网和系钓鱼竿。这种沿河的林子和灌木丛往往不会很密集，有一些春汛时形成的大大小小的湖泊夹杂在其中，这些水洼中生活着各种鱼类和水上野禽。在水洼边、河岸边的沙丘上和斜坡上，除了一些浆果树外，到处都长有大量的木莓果（有的地方叫黑莓果），这种植物的枝蔓柔软，长有匍匐茎和刺，因此，能够攀附到别的植物上，然后匍匐生长。从春汛开始，许多细细小小的白色小花就会挂满它的枝头，而到了秋天则长满蓝黑色或黑蓝色的果实，味道鲜美，从外形和大小上看，它很像大个儿的马林果。这样的沿河林地和灌木林非常好，因为高大的树木喜欢宽敞的空间，它们一般都生长得很稀疏，因此，放眼望去，这些树木所组成的风景真是雄伟壮丽。

另外一种沿河林和灌木林生长在连中等河流都算不上

的河边。这种河流太小，但流速却很快，且流量大；河岸上的土质不像前面讲的那样贫瘠、沙化，而是肥沃的黑土地，上面

绿意盎然,充满生机,那里很少见到榆树、橡树或是黑杨,而是桦树林、山杨树林和赤杨林的天下;那里,除了稠李和花楸外,还有许多种灌木,比如荚蒾、金银花、山楂树、杞柳、穗醋栗等等。这种沿河林地和灌木林地我特别喜欢。许多树木和大部分的柳丛中间都穿插着、交织着、缠绕着野葎草柔韧的嫩枝,一直到树梢。一开始野葎草长满像葡萄树叶一样绿色的叶子,接着便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一样的淡黄色、金黄色的球果,果实里面藏着许多小小的、圆圆的、味道苦涩的葎草籽。许多夜莺等善鸣的鸟类喜欢栖息在这种密集的绿色灌木丛中,其中夜莺的叫声是最响亮的。它们那时断时续的叫声日夜不停。太阳落山了,于是,轮到夜晚值班的夜莺替换下喊叫了一天的伙伴,接着鸣叫到天亮。在生机盎然、绿意正浓的灌木林中间,水声轻轻,夜晚充满了温暖和芳香的气息,只有这时夜莺的歌声才真正有了完全的意义和迷人的魅力……但是,当你走在大街上,在吵吵嚷嚷的人群中,在马车的吵闹和灰尘中或者是在闷热的房间里,若是听到这些夜莺的歌声,该会让你心烦意乱了。

在小河或小溪边,特别是在地势低洼的泥泞的土地上,河边林地和灌木丛一般是由单一的赤杨和柳丛组成,许多地方长满了芦苇,偶尔也能见到一些歪歪扭扭的既不怕潮湿又不怕干旱的白桦树。这些地方的树木、灌木生长得特别密集,而且土质泥泞,小湖泊很多,给沼泽地上和水上的各种野禽

抚育下一代提供了方便的条件,于是各种大大小小的动物便会在这里找到安全的栖息地。

就是这样一片森林,这样一片我只是粗浅地、简单地描述过的森林,这样一片在炎热的天气里提供清凉的森林,这样一片鸟兽聚集的森林,这样一片我们来建筑家园和在漫漫寒冬用之取暖的森林——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去珍惜,去爱护。的确,我们这里森林资源丰富,但是,这些资源却导致了我们不停地浪费,而如此下去,离贫穷也就不远了。在我们这儿无缘无故地砍伐森林,被认为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在一些盛产森林的省份,通过少数人的努力,森林才勉强得以保存,但是,在其他许多地方,曾经是森林密布,但现在却只剩下光秃秃的草原了。于是,干草代替了木材来取火。奥伦堡省的未来前景也可能是这样的。农民一向很残忍地对待成长中的树木,从不去利用那些被暴风雨毁坏的枯树枝,竟让其白白地腐烂掉,因为这种树往往又粗又重,在农民眼里,搬动这样的树木太不值得了,他们一般要砍那些幼树做木柴。将成年大树的枝杈和树梢砍下来做燃料,而光秃秃的树干则留在原地,任其干枯和腐烂,这就是农民每天在犯的错误。农民还认为在长满幼树苗,甚至灌木丛的地方割草或放牧牲畜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。这些还不算什么,更具有毁灭性的是加工草碱和焦油,制作草碱的主要原料是无毛榆、椴树和普通的榆树,人们用其烧制草木灰,为了眼前的利益,有时甚至连其